

卷四十六

書名 群書考索後集六十五卷
正德十三年建陽劉氏慎獨齋刊本

撰者 宋 章如愚 撰
卷 四十六

內容分類 子-類書-彙考-宋
子部-類書-17
索書號 C5930500
編號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30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類書-17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群書考索後集六十五卷](#) 正德十三年建陽劉氏慎獨齋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群書考索卷之一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後集

官制門

官數

唐官六十
官未聞堯舜同道或皆六十并屬官而言則皆有百

虞官六十
堂位曰有虞氏

夏官一百
明堂位曰夏官尚書云夏商官
倍則當二百矣而鄭云百二十

商官二百
明堂位曰商官二百而鄭
云二百四十合依鄭說

周官二千六百七十五人
內二千六百四十三人外諸侯
國官六萬一千。三十二人

秦制爵
賞功勞

漢官七千五百六十七人
內一千。五十五人外
諸侯州郡胥吏

後漢內外文武官
丞相凡十三萬二千八百八十五人
哀帝時官數兼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08





國朝書考索卷四十六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校刊

。兵門

守邊類

周文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天子命將帥遣戍役以衛中國歌采微以遣之詩

戰國齊威王有檀子守城南盼子守高唐黔天守徐州而楚趙燕不敢寇邊。李牧之為趙將吾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不從中決故能北逐單于東破胡滅襜褕西抑強秦南距韓魏後趙王用郭開之讒誅李牧而令顏聚代之是以為強秦所滅也

秦并六國迺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

晁晉曰秦築塞河上置戍卒焉非以衛邊地欲廣大也

漢興與匈奴和親至文帝時背約入寇帝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又以蘇意屯句注張武屯北地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匈奴帝自為代王已習知邊事故於邊備尤留心焉。三年匈奴入居北地河南為寇上幸其泉因幸太原。十年行幸其泉。十一年幸代。十五年幸雍。後元二年行雍棧陽宮。三年幸代。四年幸雍。五年行幸龍西又行幸代數行幸邊上又躬自勞軍勤兵故當帝之世雖匈奴犯邊而不為害

時晁盾上書言備邊之要又陳募民守塞之策

武帝遣韓安國屯漁陽郭昌屯朔方又遣徐自為築五原塞皆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

景帝時言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為之高城深池具蘭石布渠谷所以備其要害之處為之相其陰陽審其土地以裂里割宅所以使民有長居之心自昭帝以後匈奴畏中國之威希犯邊境而款塞稱藩矣

匈奴傳陳參群曰漢馮門雲中以備北狄隴西諸郡備西羌巴蜀諸郡備西南夷遼東燕齊諸郡備朝鮮會稽諸郡備南越北邊備之大凡也

後漢光武中與邊陲往往置郡尉

明帝之初以為野無風塵乃悉罷沿邊之兵。永平八年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曼相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等諸度遼將軍營屯朔方贖罪各有差凡徙者賜弓弩衣糧。永平十六年詔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死罪一等各令詣軍營屯朔方燉煌妻子自隨父母同產欲求從者悉聽之

章帝建初七年詔天下繫囚減死罪一等詣邊妻子自隨占著所在父母同產欲相從者悉聽之其後北胡有變則置度遼營南蠻有變則置象林兵

永平置羗犯三輔則置長安雍二尉鮮卑寇居庸則置漁陽營

安帝其後又盜作公邊緣海

順帝始令公邊增置步兵緣海屯兵而益多矣補續。永和五年令扶

風漢陽築隴道塢三百所置屯兵。又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

候六百一十所西卷

晉武帝時羊祜修德信以懷吳人與陸抗對境抗告邊戍曰彼專為德

我專為暴是不戰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續

宋文帝每歲為後魏侵境令朝臣議何承天陳備邊之要一曰移遠就

近以實內地二曰浚復城隍以增垣防三曰募偶車牛以飾戎械四

曰計丁課役勿使有闕防務

唐武德初改郡為太守為刺史其邊領及襟帶之地置總管府以領軍

戎。七年改總管府為都督府因隋未分割州府倍多前代。正觀初

并省州縣始於山河形便分為十道總。唐初安東安北安西皆置都

督府意其戍兵不少矣然以

太宗威加四夷舉三邊十萬而足其後李林甫徵人主以邊功而三邊

之師四十九萬戍馬八萬餘疋續。又太宗嘗謂李勣曰煬帝不擇人守

邊以備虜今用勣守并突厥不敢南賢於長城遠矣

中宗詔張仁亶為總管屯邊始築三受降城於河外突厥

代宗時郭子儀屯邠州李抱玉屯高壁馬璘屯原州李忠臣屯涇州李

忠誠屯鳳翔誠布遜屯渭北備虜之入吐蕃

德宗西北有防敵之地時陸贄謂中國守備易用所長八利可致六失

可去帝重其言而不行

夫所謂方鎮者節度之兵也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

戍遠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自武德至天寶

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都督

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其在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

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名官睿宗景雲二年以

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以後朔方諸鎮皆置節度

使自祿山結亂肅宗始徹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於是吐

考索後卷四十一
蕃乘釁回紇於功中國不振四十餘年使傷耗之民竭力奉職西輸
賄繒北償馬資尚不足塞其煩言滿其驕志於是遠徵士馬列戍疆
陘猶不能遏其奔衝止其侵侮小入則驅畧黎庶深入則震驚邦畿
陸贄奏議

宋朝國初以勇悍忠實之臣分控西北邊孔遵何繼筠守滄景李漢超
守閬南以備北虜郭進在邢州以禦太原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守通
遠軍以捍西戎故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兵制

太祖建隆二年初五代募民盜戎八馬官給其直籍數以補戰騎之闕
上欲敦信保境戎戍數以邊諸州禁民無得出塞侵盜前所盜馬盡令
還之由是夷狄畏慕不敢內侮繼。上嘗語近臣曰安邊御衆須是得
人若分邊寄者皆稟朕意則必優恤家屬厚其爵祿多與公錢及屬州
縣節四圍免稅聽其召募驍勇為之爪牙為財用豐盈必能集事朕雖
減後宮之數極於儉約以備邊費亦無辭也訓

太宗端拱中北虜寇邊張洎奏請聚兵積穀分屯塞下來則備禦去則

勿追武。淳化元年上召中丞王化基問以邊事化基曰天下所患根
本未固根本固則枝幹不足憂今朝廷治則邊鄙何患乎不安矣編

太宗每選將帥鎮撫邊郡為制虜之策其後戎虜稍稍罷去戰士保境
自守因對近臣語其事寇準曰陛下長駕遠馭動有節制今黠虜竄伏
邊城晏閉皆譽美仗然續

真宗謂近臣曰邊防當常全其精銳聚人不可弛也又咸平中選兵未

息上與李沆等議禦戎之計分遣白守素屯威虜軍楊延昭屯保州田
敏屯北平寨以當賊鋒始至勿與鬪待其氣衰使之奔命不暇又命裴
自榮屯寧遠軍張繼曼屯邢州扼東西路戎寇及瀘淵之幸王師大捷
又楊廷昭等請將各擇兵在邊扼其歸路狄人勢亟遂乞和續。咸平

三年真宗問王濟以邊事濟曰陛下承二聖之基擁萬方之衆蠢茲醜
虜敢爾憑陵蓋謀謨當位之臣未有如昔人者衆皆謂國家所恃獨洪
河耳此誠難。秋不然臣懼胡人將飲馬於河渚矣退而募備邊策
十五條以獻上曰近聞西戎之剽皆不利而去王師所獲俘馘甚衆然

朕以戒疆吏但謹烽候嚴卒乘來即驅逐去勿追捕乃遣使與邊將議
靈州悠久之便度令關右之民有以息有贖。景德三年上曰比詔河
東募士人為廣銳神虎諸軍就置營宇蓋以契丹未平此等皆勁勇且
習知山川道路故帥臣每患其少嘗許續募令道防罷數若遂令減去
即為弛備然豈可歲增不已乃詔以見存為定額缺則補之。夔州
轉運丁謂言近於施州南界建柵立柵要害益師屯戍慮難供饋復置
屯田歲進資糧足以贍給可省輦運之費謂因言邊防要害若所委之
官不邀功不生事常以安靜為勝悉依詔條撫理制置則蠻僚不敢為
非上曰比來邊境不寧多由守臣生事况條制甚明奉而行之必無事
矣。時秦州掩殺蕃寇萬餘上聞之顧左右曰番部撓邊掩殺固其
宜矣苟能靜守封疆不令侵軼此尤佳也。同
仁宗慶曆三年諫官歐陽修言朝廷與契丹通好僅四十年無有纖芥
之隙而輒萌奸計妄有請求切以戎狄貪婪性同狼犬遇強則伏見弱
便欺臣切怪在朝之臣苟偷安靜自河以北絕無處置因循弛慢誰復

掛心豈可待虜使在廷寇兵壓境然後計無所出空務奢皇而已哉
慶曆四年樞密副使韓琦參知政事范仲淹並對於崇政殿上言曰
策曰昨元昊叛命王師數出不利而北虜舉數十萬衆謂元昊是舅甥
之邦中國不當稱兵國家以生民之故稍增金縷以續盟好今元昊雖
暫求通順得知物力稍寬則又有長驅深入并吞關輔之心何以知之
昨定州之戰彼作為詔誘脅邊人欲定關中為今日之謀者莫若擇帥
練兵日計用武之策以和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實務彼知我有謀有備
不敢輕舉而盟約可固如不我知輕負盟約我則乘彼之驕可因可擊
未必能為中國之患。參知政事范仲淹言契丹元昊有六可疑三
可憂今乞聖慈顧問大臣如契丹可以保信必不入寇亦不與元昊連
衡則乞今日同署一奏納於御前使中外安靜不更憂疑他日或設大
事責有所歸如大臣不敢保信則乞指揮大臣今日更不歸聽經畫河
東禦捍之策抽何路軍馬用何人將帥添若干錢帛據何處要害如此
定策猶恐後時不能當二虜之勢或更因循度日直候大寇入境然後

為謀則河東一傾危逼宗社極論不敢有隱惟聖斷處之。先是范仲淹受命主西事富弼主北事弼條上河北守禦十三策曰宋朝以兵得天下震耀武威若太祖皇帝待北虜僅若一族每與之戰未嘗不克太宗皇帝因親征之蚩虜志遂驕頻年寇邊勝敗相半真宗皇帝嗣位之始專用文德於時舊兵宿將往往淪沒虜騎深入直抵澶淵河朔大騷乘輿北幸於是講金帛啗之之術以結歡好自此河湟百姓幾四十年不諱干戈歲遣差優然不足以當用兵之費百一二焉則知澶淵之盟未為失策也。今河北三十六州軍內沿邊次邊如北京雄霸祁保瀛莫滄定鎮莫十一州廣信安肅順安信安保寧乾寧未寧七軍總一十九城皆要害之地可以控制虜寇而不得深入矣定為右臂瀛為左臂滄為腹心北京為頭角此四城者河朔之所望也餘十五城為指爪支節乃四城之所使者定滄瀛各置一帥北京置一大帥餘十五城分屬定瀛滄三路悉擇善將守之十九城都用兵三十萬此三十萬兵非如景德年也閉門自守皆使出而接戰者也頃年大兵悉屯定州然閉

城不使出戰者蓋恐一敗塗地無所救援且防中浚之變也今雖用兵三十萬而分置十九城左敗則右救從失則橫援豈有昔時之虞邪其外十二城不復蓄兵只以本郡鄉兵堅守不使出戰也。河朔州軍長吏最宜得人以備匈奴之變自來都不選擇賤汚不才年老昏昧者盡使為之又移替不定久者不過一二年其間苟且之人只是幹尋常之務其經久利害自知不及其身率皆不為前後相承積弊已甚若不選人久任以矯前失則異日虜有變故邊城不守浸淫深入為患不細也。除上件十九州軍寨長吏以下並乞詔本路轉運提刑安撫部署於轄分舉舉充仍委樞密院三班審官銓司選舉不許稍入並須三年一替所貴上下得人衆職皆舉用兵之際有可供使與夫臨時外求得夫拒萬也。臣頃聞河朔人說契丹自山得斬伐林木開鑿道路直抵西山漢界而止今則來往通快可以行師臣亦細詰其由云契丹舊亦疑朝廷復燕之恐天兵渡界河直北趨燕京則虜人欲出我不意由山後遣兵旁擊鎮定橫行河朔牽制王師以解收燕之患也當得能幹而

謹密者陰往經制如何屯戍如何捍禦必有可以勝之之術先事而定以待其來則保邊之道也漢唐以來匈奴入寇率由上郡鴈門定襄等路蓋當時中國拘全燕之地有險可守匈奴不敢由此路而來也自石

晉割燕薊入**契丹**無險可守由是虜騎直出燕不復尋定襄等故道今朝廷若留意河朔邊鄙有備虜不可得而入須求別路以來或雖可入寇第取定襄等路為犄角之勢則河東不得不大為防或初立城池或造設險阻何地可以設奇伏何地可以出牽制此須預經度素有防備則臨時足以禦捍應卒不至倉皇從與河朔表裏相應寇不能逞其欲實邊防之急務也。自**契丹**侵取燕薊以北拓跋自得靈夏以西其間所生豪英皆為其用得中國土地役中國人力稱中國位號方中國官屬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籍用中國章服行中國號令是二虜所為皆與中國等而又勁兵驍將行於中國中國所有彼盡得之彼之所長中國不及當以中國勅敵待之庶幾可禦豈可以上古之夷狄二虜也范仲淹言今北虜西戎合謀并力夾困中原西兵數年未能平定近方遣

使往復以議通順餘可假借以威和好然後重議邊事退移

糧草蘇我生民勤我稼穡選將練士使民強兵銳以待四夷之變此帝

王有道之術社稷無窮之福也。范仲淹麟府二州所修堡寨只是

通得麟府道路其四路別無城寨防守因奏張沈得以增廣堡寨宜使

就總其役詔既下而明鎬持不可獲牒止沈沈曰受詔置堡寨豈可得

經畧牒而止耶坐違節度所耳心堡寨必為也每得牒置寨上卒事乃

發封自劾朝廷不問編漢歸者數千戶歲減戍兵萬人河外遂安

慶曆六年詔陝西河東經畧司西人雖納款稱臣然大戎之心詭譎難

信恐諸路乘罷兵之後漸弛邊備其益務練兵卒完城壁常若寇至有

不知詔者亟以名聞。至和二年先是潘美帥河東避寇鈔為已累

令民內徙空寨下不耕號禁地而析代州寧化火山軍廢田甚廣歐陽

脩常奏乞耕之詔范仲淹相視請如修奏尋為明鎬沮撓不克行及韓

琦至遣人行視曰此皆我腴田民居舊迹猶存今不耕適留以資虜遂

奏募弓箭手居之會琦去即詔弼議弼請如琦奏凡得戶四千墾地九

千六百頃上。又嘗謂馬知節曰邊防禦戎之術何者為先知節曰邊防之地橫亘雖長然據要害以拒其來惟順安軍至西山不數百里神宗元豐四年八月上謂大臣曰自來邊探多不得實如蘆南興師人多旁邊百里內林菁險阻道路難進今得走馬奏大兵至落茹堦村乃有良田萬頃頗多積穀其林菁乃在數百里外去邊百里之間探報尚且如此乃知傳聞多不足信昔趙充國願至金城圖上方畧馬援聚米為山川蓋傳聞不如一見爾長

哲宗紹聖元年七月三省樞密院同對以熙河路安撫使蔣之奇所奏攻守和三策進讀于前李清臣奏曰攻所言春秋左氏用三師以疲楚者固為上策然慶曆中元昊寇邊韓琦范仲淹嘗獻議近邊屯勁卒為三屯互出擣虛使羗人並塞不得耕收乃困虜之道計已定會元昊乞和章惇曰先朝是淺攻法及種耕硬探但使旁邊一二百里羗人不敢耕則自當困弊故制羗之要數出有利制虜無如淺攻最良曹布曰此但殘夷老幼甚可傷上曰豈吾人所欲哉蓋為彼殺掠我老幼如河西被患尤酷故不得已報之使懲創冀不復來爾非欲殺也

高宗紹興八年九月辛丑進呈新除沿邊守臣王默等上宣諭曰今日邊壘內則緩撫外則斥候二事至大未易得人宜精擇之上之留意政事不間適遐皆得其要。二十九年十二月甲寅進呈楊杭探報北界揭榜禁妄傳起軍事上曰此事有無固不必問朕觀其科擾勞役民不聊生豈是長久之道朝廷但當精擇牧守務為自治安邊息民靜以待之爾並同上

孝宗除棄顯告詞方今敵國雖和而二備當戒不可忽也

三代冗兵之時未嘗無兵也今以漢志攷之云三代王者萬乘之兵甲士三萬卒七十二萬可謂衆矣當時不謂之冗者蓋寓兵於農無坐食之兵也

漢京師南北二軍數僅盈萬至於羽林期門之屬數猶未振高祖以二十萬入秦關克之

武帝以十八萬騎巡北邊亦不謂之冗者置材官於郡國有事集兵事已則罷也杜佑通典謂漢氏重兵悉在京師今以百官志攷之光衛勳有衛士八十一人虎賁千五百人羽林即百一十八人羽林左騎八百人羽林右騎九百人惟三書即無負計亦不過千人官表云諸郎多至千人總而計之為四千三百九十九人衛尉衛士衛卒六千人南宮北官衛士共一千八百人右都侯左都侯衛士共二百九十九人宮掖凡七門各有司馬以領衛士南屯百二人蒼龍四十人元武三十八人北屯三十八人朱雀二百四人東明百八十人朔平百二十四人總而計之為一十五百一十三人北軍五校所以領騎士如屯越騎衆其射聲各領七百人長水領七百三十人又中尉緹騎五百一十人總而計之為四千五十人惟城門屯兵數無所攷以宮掖司馬所領者論之多者百八十人少者三十八人况十二門止領於一校心無重兵恐多不過千人爾總是四者而計之則京師之兵僅餘萬人然此是中世以後之制若高文之世未有羽林虎賁未有七校則其數當益少也其兵何自

而冗哉

唐府兵既罷之後所謂神武神策騎兵不過數十萬而觀察節度之師掎角於天下大邑通都皆宿兵而長慶之數無慮百萬大計以三戶資一兵焉

高祖自太原發兵三萬餘及起義兵得兵二十萬及天下既定其願留宿衛者僅三萬人

太宗列置府兵六百三十四所在關中乃居三百六十有一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又府兵之置無事時耕於野若四方有命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矣其兵亦無自而冗也中世以來兵始冗矣

元宗時張說言宿衛之士至三十萬天寶元年置十節度經畧使以備邊凡鎮兵四十九萬人蓋兵浸多矣

憲宗時宿兵見在可計者八十餘萬其後蕃鎮各擁兵自強天子自置兵於京師不勝其冗矣

五代之際四方割裂以區區中州之地

晉漢之兵嘗至於數十萬養之既費教與用之又皆不得其理

周世宗自高平之戰始知其弊乃曰今兵務精而不務多以農夫百不

能養甲士一安用後民膏血養此無用之兵於是簡去疲弱止存精銳

故能北走三關南定淮南

宋太祖鑒前代之弊益修教習之法黜疲懦幼得周代之兵中外總一

十二萬後平全蜀止揀其精銳百二十人則江南嶺南諸國可知矣。

及乾德中揀成十萬富弼之語兵數既少故月給之外時有賜予由是

兵不貧乏而銳於役使力既強壯而勇戰鬪藝祖之所以平五強國者

用此道也姚內斌領慶州董遵誨領環州夫以折衝方面之任而所領

之兵纔五千而已當

開寶中虜三萬寇定州太祖詔田欽祚領兵三千赴之大敗虜師則其

應敵之兵又不過如此當時中外之兵其數可知。至太宗伐劉繼元

駕前之兵蓋十餘萬兵稍稍益多矣其後曹彬之敗祈溝關也在行之

其實二十萬

富弼云太宗有天下添兵至三十萬。真宗全盛時亦不過五六十

萬西邊發之後募兵其後募兵日廣

仁宗時遂至百餘萬

龐籍汰兵疏云夫寶元中騎兵捧日之外所增一百六十二營步兵

天武之外增七百五十二營而代郡沿邊沿海所增不下數十萬自

是增兵至百餘萬

孫洙號善論兵宋朝兵者其言古者兵一而已今內外之兵百餘萬而

別為三四又離為六七別為三四禁兵也廂兵也蕃兵也離為六七謂

之兵而不知戰也給漕輓者兵也服工役者兵也繕河防者兵也供寢

廟者兵也養國馬者兵也疲老而坐食者兵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於

今日也蓋今天下戶口千有餘萬而皇祐一歲之八一億二千六

百餘萬耗於兵者常十八而留州以供軍者又數百萬總戶口歲入之

數而以百萬兵計之無慮千戶而資一廂兵十萬而給一散卒其兵職

衛士之給又浮費數倍何得而不之覺也

仁宗至和中諫官范鎮言兵不在教在練之與將如何耳儂智高反前後遣兵不知其幾亡命奔北不可勝數狄青請用蕃落廣銳車卒以數百騎取勝又言備契丹莫若寬河北河東之民備靈夏莫若寬關中之民朝廷之憂不在四夷而在冗兵與窮民也

神宗熙寧中裁減廂軍汰去禁卒之老弱者併營以省將校時有司會一歲所省以緡計者四十五萬以石計者四十萬以足計者亦二十萬而西域諸國皆來朝貢夏人之款益恭契丹之盟愈固且談笑而復熙河

後漢光武以三千之衆敗尋邑百萬之師謝元以精卒八千敗苻堅百萬之衆曹公赤壁之戰亦八十萬而不能敵周瑜之三萬趙括長平之戰蓋四十萬車馬以就坑然則師不在衆亦明矣

群書考索卷四十六

後集

群書考索卷四十七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兵門

兵法類附

夫兵法自神農黃帝以來則有其書至周太公而其法始備戰國以來

著書者甚衆孫武穰苴吳起其尤者也漢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為四

種一曰權謀二曰形勢三曰陰陽四曰技巧今以藝文志攷之吳孫子

兵法齊孫子公孫鞅吳起范蠡大夫種李子煙兵春秋龐媛兒良廣武

君韓信則列之權謀計十三家所著之書共二百五十九篇夫所謂權

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楚

兵法蚩尤孫軫孫敘王孫尉繚魏公子景子李良了子項王則列之形

勢十一家所著之書共九十二篇圖十八卷所謂形勢者需動姦舉後